



—

(李嶽聲)

民國廿年不安謐，青天空闊懸白日，光陰大好等閒過，又已紀元二十一年，十年應止亂，國民紛紛鬧閭閻，以養後種。今日生，中原庶幾不魚爛，給中原魚爛亡，須由黨治善提倡，一致同心禦外侮，兄弟雖多莫圖牆，閭閻之爭誦痛悔，無則加勉有則改，釀成一片太和春，人間萬物生光彩。我抱樂觀笑不止，敬祝革命諸志士，須以國事爲前提，個人權利等敝屣，一燈爆竹去不辭，一言更祝農工商，從茲各宜安其業，勿爲人用途自寬，人語中合歡樂慶，更有一貫祝士兵，有槍用以禦外侮，同室操戈不近情，更有一貫祝學校，師人之長不在貌，愛國運動宜和平，如燦之烈勿勿傲，國人若學能如斯，蒸蒸日上不陵夷，目前縱有小波折，轉瞬即到太平時，歌太平，舞太平，四夷賓服三邊寧，既無刁牙刁鳴，復無風鶴驚，花村月明無犬吠，綠野雨足有人耕，方知二十一年元日人歡迎，實可因困而漸進於亨，由敗而卽，底於成。

(庚)

書行報入遼陽，鄭州有敵云：當時二老相建處，長記吾猶憶襟中，文武衣冠朝夕設，川原形勢古今同，剋期放赦情何異，歡血加盟計已窮，四十年如僧侶，黃流應笑太匆匆，按辛巳多，非翁翁公，與左文襄，會於鄭州，慨今思昔，寄託遙深，腹中懷實念亂之意，尤躍然如見，信合作也，偶成云，古調於今更欲彈，撥眉始信入時難，長人久厭客投刺，傳食常如僧挂單，偶有豪情蘇海醉，每因渴睡得偷安，沈思世味真何似，知是鮑魚上三竿，按有傳食句，則辟客始非無因，不然亦難乎其為翁矣，題中由先生演說片云，至入遼度微言自絕，誰會了冥說法心，慚憶當時曾受記，聞遲習慣到如今，又大約重聞獅子吼，法音何異震雷霆，轉輪歷劫應長在，此是中華進教經，按歐化東漸，海內諸賢，誦言政事，然求如先生斟酌至當，卓然成一家言，蓋茫乎未之前聞，宜非翁傾倒至此，黎六復和前韻，感舊抒情，疊韻筆答云，茶園邸鶴傳聯候，柳殿旌旗臨賦時，偶逢兒童今老大，來問無復舊人知，又湘中留別有新詩，陳李交親衆口知，誰料山陽獨笛生，寒冰落日愴聞時，按非翁自注東李卿，李每赴，

(失純繼)

鴻家煙厝在東北，渡路提兵饒倭賊，男兒本自抗橫心，天下非常軍閥。掘金伐鼓望榆關，保其間，其抵抗也。槍砲縱橫青黑間，空有羽書飛瀚海，絕無飛騎到崑山。山河喪失極邊土，矮騎蹣跚風雨。戰士軍前半死生，好雄暮夜齊歌舞。（指一親覲日英雄）大漠窮冬寒草折，灤溪積雪門兵稀，身無接濟非輕軀，力盡關山且避圍。塞衣欲裂支持久，熱血重流補充後，文告江南共痛心。兵收華北空搔首，國聯茫茫那可得，讓讓斗離無所有，士氣暫時作陣雲，軍心夜戰衝牛斗。相看慷慨電紛紛，衛國從來豈願助，君不見沙場爭戰苦，而今唯有馬將軍。

俎

(課史)

非翁時集，祖安先生手寫詩冊第四卷也，起丁卯訖庚午，余按近數年間，譚氏由武漢坐鎮，底於首都，感時撫事，吟咏必多，而冊中存者特少，諷中多嗟喟，編者不能無所顧忌，故從略耳，今姑就冊中諸什，最錄一二，略加詮釋，以俟世之知言者，一衡定焉，

與

鎮日雨濛濛閑居陋巷中人情最燕雀得失悟難蟲讀
史能獨忿譁詩不諱窮春光太潦草又到揀花風
默數幽蘭空開餘幾枝殘春中酒後小病惜花時咒
笱穿斜徑撥萍過別池園成木齋寒況值雨如絲
（未完）

歌（并序）

（無懷）

民國成立忽忽二十一年矣前二十年之成績實